

莫洛託夫

德軍暴行錄

——一九四二年六月六日向與蘇聯保持外交
關係之所有各國大使及公使提出之照會

塔斯通社駐重慶分社印行

「讓我們對德國法西斯惡棍復仇！
爲了我們的城市和鄉村遭遇浩劫和
糜爛而復仇，爲了婦女們和孩子們
所受的凌辱而復仇！以血還血，以
命償命！」

——聯共（布）中央慶祝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第二十四周年的口號之一



莫 洛 託 夫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爲控訴德軍在其暫時佔領之蘇維埃領土上到處強取豪奪、殺人放火、及駭人聽聞之暴行，特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六日，向與蘇聯保持外交關係之所有各國大使及公使提出照會如下——

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之命，本人茲向閣下陳述如次：

紅軍在不斷順利反攻中，已將暫時淪於德國強盜之手的若干城市與鄉區地方，一一解放，每日發現且陸續發現，德國法西斯佔領軍，在採取攻勢過程中，在佔領期間、在退却時，始終對非戰鬥員之平民任意掠奪，普遍蹂躪，橫加令人深惡痛絕之暴行、迫害與屠殺，造成曠古未聞之慘象，此種罪跡，正與日俱增。蘇維埃政府已獲得豐富之文件資料，充分證明，事實上凡淪於德國納粹鐵蹄下之所有各區中，均普遍發生對民衆強取豪奪，任意毀滅，而毫無人性之迫害與屠殺，輒隨以俱來。無可爭辯之事實，證明對於被佔領各鄉村與各城市中非戰鬥員之平民，實施強取豪

導與流血恐怖之統治，實爲德國政府與德軍統帥部事所變測並多方絞盡的確定之制度，德軍統帥部與德軍統帥部，故意放任其軍隊，在軍官與士兵中，發揮最卑鄙之獸性本能，無論零星而無紀律之軍事部隊，或個別德軍官兵，均一任其橫行霸道而縱慾無度。在烏克蘭與摩爾達維亞，日俄羅斯與立陶宛，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卡果利阿·芬蘭邊疆區，暨俄羅斯各區各州被佔領之蘇維埃領土上，凡德國法西斯軍隊及其同惡相濟的匪軍鐵蹄所至，吾國人民不可勝數之物質與文化價值，即橫遭蹂躪與摧殘，非戰鬥員之民衆由堅忍不拔之勞動所積蓄之財產喪失殆盡，實施強制苦役，飢饉與流血大屠殺之統治，人類歷史中空前的最令人可怖之罪行，在此慘狀之前，亦爲之減色，而變爲渺不足道矣。

蘇維埃政府與其各機關，詳細報道希特勒軍隊所犯一切窮兇極惡之罪行，表示無限憤慨之蘇維埃人民，正當要求對之復讐，且必欲如願以償。蘇維埃政府認爲將希特勒軍隊對蘇聯被佔領區內和平民衆所犯令人駭異之罪行的事實報告，使所有文明人類，全世界所有忠實人民，一體知悉，實爲應盡之義務。

(第一) 凡德國強盜在蘇維埃領土上足跡所到之處，即將吾國城市與鄉村橫加破壞與蹂躪。德國強盜將當時佔領之蘇聯各區中數十城市與數千鄉村，任意毀滅，甚至焚爲焦土。德軍對各城

市之建築、工業企業、各種機構，與整個市區，實行盜匪式之蹂躪與破壞，已有無數事實可資確證，如在明斯克、基輔、諾佛哥羅得、哈爾科夫、羅斯多夫、喀利寧及其他各城市中，均曾發生此類現象。莫斯科州之伊斯特拉、克寧、羅加徹佛，圖拉州之埃比凡，斯摩梭斯克州之葉尼雅，及其他許多市鎮，均已淪為廢墟。德國強盜將吾國烏克蘭與白俄羅斯中，將莫斯科，列寧格勒，圖拉及其他各州中，數百鄉村均夷為平地。在圖拉州之台第洛佛村內，原有房屋九百九十八棟，已為佔領軍焚毀九百六十棟，在庫爾斯克州波什達耶夫卡村內，原有房屋六百零二棟，已為渠等焚毀五百五十四棟，在莫斯科州克拉斯那雅。布利安那區奧塞雷茲科耶村內，原有房屋二百三十二棟，已被焚毀二百二十五棟。該區科比納斯基村，共有房屋一百二十三棟，已完全焚為焦土。莫斯科之維索科佛區，納克拉辛諾村原有房屋九十九棟，已被焚毀八十五棟，巴克拉科佛村原有房屋六十九棟，已被焚毀六十六棟。德軍放棄莫斯科州克拉斯那雅。布利安那、密舍茲科耶、奧什累利耶及維索科佛許多鄉村時，特派備有自動步槍之士兵，以可燃性之液體燃料傾注房屋上，而付之一炬。當居民力圖救火時，德軍即以自動步槍射擊。密舍茲科耶村，原有房屋八十棟，今已僅剩五棟，奧什累利耶原有二百棟，今已僅剩八棟，維索科佛原有七十六棟，今已僅剩三棟。年已七十之老農，克里高耶夫，因謂「勿焚吾之家園」，竟被槍斃。對吾國城市與鄉村實行

如此卑鄙犯罪之破壞，充分表現：精神動蕩，對於吾國家，對於蘇聯人民之勞動成果，對於蘇聯對改善農工及知識分子之生活所已完成之事業，在在懷抱惡毒之憎恨。

納粹強盜到處均犯此類窮兇極惡之罪行，且係依照其上級命令而遂行者。最近在奧勒爾州羅科夫耶城附近繳獲由施德霖上校簽發之德軍第五百十二團文告，以喪心病狂之庸俗口吻稱：「迫於環境而必須放棄之地區，統應於軍隊撤退後，即使之成爲無人之境。凡須實行澈底破壞之處，所有一切房屋統應焚毀。因此，各房屋應於事前塞滿乾草。石屋必須炸毀，所有一切棟樑，尤須完全破壞。應妥爲籌劃種種措置，以造成糜爛地帶，並應以無情之態度澈底執行之」。

◎德軍統帥部蓄意蹂躪吾國之城市與鄉村，公然命令其軍隊在紅軍部隊將侵略軍順利逐出之蘇聯領土上，造成『無人之境』。

凡在侵略軍依然盤據之吾國領土上，納粹止不斷表現卑劣之罪行，宛如土匪，將人烟稠密之地方變爲『無人之境』。混等到處濫炸並焚毀建築物、工廠、製造廠、學校、圖書館、醫院與教堂。

在德國當局佔領之各鄉村中，和平之農民備受無節制之掠奪與暴行，農民由數十年來艱難勞動所蓄積之財產橫被剝奪，房屋、牲口、五穀、衣服、一切一切，均遭毀壞之最後摧殘！

最後之一把穀物，均被燬奪一空。在許多場合，鄉村一被佔領，鄉區居民，包括婦人，婦女與兒童在內，立即爲德軍自屋內逐出，並被迫在地下室，在溝渠內，在森林中，或竟在曠野，尋覓棲身之所。佔領軍於春天白日，在大路上，將所碰見之每人衣服鞋襪剝脫精光，凡對掠奪企圖表示不服，或略加抵抗者，即受殘酷之壓制。

在已爲紅軍解放之羅斯多夫州與烏克蘭伏羅希洛夫格勒州各鄉村中，曩者當德軍種種部隊進境時，農民曾一再受佔領軍之掠奪，每一部隊均着手從新搜索，凡不交出糧食者，即加以迫害，並執行死刑。在紅軍部隊目前正在追擊德國強盜殘餘部隊之莫斯科，喀利寧，圖拉，奧勒爾，列寧格勒等州中，亦均發生同樣之情形。如在圖拉州馬斯洛佛村中，德軍官兵將民衆所有糧食完全搶去，遂使該村每日均有一兩人餓斃。曾爲德軍所霸佔之此類鄉村，到處可見。德國強盜在各地鄉村中，將一切存糧掠奪一空，將牲口與家禽屠宰殆盡，將穀物與其他農產品一律搶走，且宛如純粹之小賊，將家庭什物、被服、襪衣、鞋襪、木器與兒童玩具，亦一律竊去。在伏羅希洛夫格勒州高魯波夫卡村中，民衆所有一切存糧早已被搶光，德匪竟又向之搜括，將女人與兒童最後之餘糧及所有家庭什物、被服、枕頭、絨氈及廚房用具，凡能攜帶者均一律奪去。下列事實亦至爲普遍：在高魯波夫卡村中，德軍自集體農婦萊斯盛科處，將伊三個小兒女之一切襯衫、外套、及

留供小兒女充飢之一切食品，竟亦一律搶走。在該村中，德國軍官一名及士兵數名，闖入學校女教師馬提恩科之家內，將其被服與兒童用具掠奪一空，並以斧頭將不能帶走之木器砍成粉碎。在圖拉州普魯得諾耶村中，德兵衝進一屋，該屋內收容病人一百五十名，德兵亦將渠等之所有寒衣及食品，完全搶走，並以兵器威嚇此類無告之人民。十二月七日，在圖拉州科洛台茲那雅村為紅軍部隊解放以前不久，德軍曾在該村槍斃男女三十二名，即因渠等未將所有寒衣全部交與德軍。在莫斯科州佛拉索佛村中，德軍偷竊一女集體農民之椰菜與馬鈴薯時，該女集體農民抵抗納粹盜賊，即中自動步槍彈而負傷，當此負傷之婦人開始叫喊，並咒詛德軍，稱之為土匪與強盜之際，德軍即以一發自動步槍彈將伊槍斃。既而，德軍又開始將聞聲聚集該處之村中全體居民一律槍決。

德軍到處實施流血報復之統治，藉口未將所有糧食交出，未將所有寒衣送與渠等，或藉口未以適當之速度實行呈獻物件與生產品云云，任意報復。凡企圖向德國當局控告匪徒與強盜者，即被視為作「共產主義宣傳」，同情蘇維埃政府，勢必又遭新的報復之毒手。

德國侵略軍為欲把持集體農場之財產與牲口，而不致利權外溢起見，特在集體農場中扶植其法西斯「經理」，係在德國就隸屬於希特勒匪黨而欲以卑污手段致富之人物中，有時亦就吾國公民之收買中所選者。德國佔領軍在其文告中屢屢宣稱：「集體農場土地與集體農場財產，均

已歸德軍所有」，在連明七月九日頒發之一種此類文告中，德軍統帥部宣稱：「本文告頒佈後，限四十八小時內，所有過去在農民掌握中之集體農場財產務須一律交與相應之經理。凡敢故違，當即槍決，以示懲罰」。強取豪奪之盜賊與土匪，即以此種方式處置吾國農民及其財產。

在德軍暫時佔領區域中之城市民衆，亦備受漫無節制之掠奪。德軍官兵在所佔領之各城市中，到處衝入當地工人、機關職員、知識份子及靠領養老金生活者之住宅內，不顧一切，公然爲盜，將所遇到之一切，上自珍貴財寶，下至廚房用具，無不搜括以去。匪兵如此強取豪奪時，流血之報復手段，更隨之俱來。如在奧勒爾市中心區，德軍設置絞刑架，竟將對於掠奪暴行表示不服之老叟絞死。有市民數人，因不願爲希特勒匪徒向人民搶奪被服與襯衫之幫兇，亦爲網羅絞死於老叟之傍。在已爲紅軍解放之頓河羅斯多夫，德軍曾洗劫所有一切商店。在橋中攔劫路人一切衣服、鞋襪、錢及其他細軟財寶，對於民宅，實行大規模之劫掠，凡覺難於攜走之一切，即加以毫無意義之破壞。在莫斯科州伊斯特拉城中，佔領軍實際上已將民衆之一切所有物、襯衫、被服、密貨、木器，都已掠奪一空。竟於青天白日，在大街上將當地男女工人之衣服與襯衫，亦剝脫精光。當地居民均自家中被全體逐出，並將燃料一律奪去。十二月十日，德軍將城中兩千名左右之居民連同各人之兒女，驅集於達爾諾村之教堂內，因飢寒交迫，死於該處者極衆。德軍自伊寧時

拉潰退時，復將該城付之一炬，在伊斯特拉薩所犯令人深惡痛絕之罪惡，至此遂臻於極致。德軍官兵在其所佔領之所有蘇維埃各區，均任性掠奪，無所不用其極。

德國當局更使其軍隊之劫掠行為合法化，並多方鼓勵此類掠奪與暴行。德國政府認爲此即其所謂匪幫「原則」之實現，據該原則，每一名德國戰士應有「在戰爭中切身之物質利益」。如注明明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發給德軍所有宣傳隊長之密令，紅軍部隊擄獲德軍步兵等六十八師時所抄獲者，其中即直言不諱，坦白指出：「激勵德軍每一官兵，使之均能自覺在戰爭中切身之物質利益」。與德國同惡相濟進行戰爭之他國軍隊中，亦頒發此類命令，以推動匪軍對和平民衆實行集體之掠奪與慘殺。如羅軍第十四師參謀長尼科拉埃斯哥上校頒發之第二四二二〇號命令稱：「五穀、大角牛及小牛角以及家禽——所有一切，統應取自民間以供軍需，在每一屋內均應實行徹底搜索將一切滿載而歸，無論何物不准遺留，凡稍示抗拒之人，應即就地槍決，房屋則付之一炬。」

在蘇德戰線上，尤以在莫斯科外圍爲最甚，吾人愈益常見有穿着搶來衣服之敵軍官兵，袋中亦懸條爛物，坦克車上則更載滿自其犧牲者身上剝下之女人與小孩衣服、鞋襪及襯衫等。

德軍愈益變爲以掠奪爲生之強盜匪軍矣，嚴圍洗劫蘇聯繁榮富庶之城市與鄉村，擄奪並破壞

我國各城市各鄉村勞動民衆所蓄積之財產與一切所有物。事實證明希特勒軍隊精神之完全墮落與腐化，其強取，偷竊與豪華，理應受所有蘇維埃人民一致怒罵與輕侮。

(第二) 德軍與德國當局，無論在蘇維埃領土上何處出現，立即實施最殘酷之剝削制度，褫奪一切權利，對無助之平民專橫暴虐，無所不至。佔領軍對和平人民實施強迫苦役制度，將一切生活手段橫加破壞，剝奪殆盡。希特勒匪徒不問蘇維埃公民之年齡與健康狀態，將其家屋任意佔領或摧毀，而將許多公民投入集中營內，在酷刑槍斃與飢餓之威脅下，毫無報酬，迫其完成種種苦工，包括軍事性質之工作在內。在許多場合，使用平民從事軍事性質之各種工作後，爲保守秘密計，竟將全體槍決。

如在新摩稜斯克州科爾平諾村中，佔領軍驅使所有農民爲德軍建築橋樑與盲陣，工事之工程完竣後，所有農民即盡被槍決。烏克蘭克利雅科村莊一帶聶伯河右岸築有工事，德軍爲保守秘密起見，該工程落成後竟將參加構築工事之當地居民與被俘紅軍弟兄四十名，一律槍斃。

爲紅軍解放之許多區域，散處各方，相距遙遠，而所有各地民衆均異口同聲報道德軍強使平民担任特別危險之工作，在德軍先頭部隊之前，掃除地面及目標左近之地雷。紅軍部隊採取攻勢時，在羅斯多夫繳獲之德軍統帥部許多文件，證明利用地方居民從事特別危險之軍事工作，係由

德軍統帥部特別訓令所規定者。如在德軍步兵第七十六師十月十一日之文告中，關於掘雷之第六款稱：『必須利用俘虜及當地個別民衆從事有生命危險之工作。』此僅德軍統帥部卑鄙違犯一切國際條例並沾污人類道德的無數事實中之一例耳。

被迫前往從事強迫工作之和平民衆，德國當局竟稱之爲『俘虜』，並爲之制定與爲俘虜制定者毫無二致之待遇辦法。業已證實，在德軍各司令部之報告中，農民及其他平民衆，凡被拉去從事強迫工作者，一律均被歸入『捕獲之俘虜』一類，即如此故意非法浮報俘虜之人數。故德國法西斯當局爲俘虜制定之非人的待遇辦法，遂亦成爲平民之厄運。德軍在圖拉州布拉夫斯克城附近，設立一營，俘虜與周圍各村平民，均關在一起。被監禁於該營內之農民中，尙有幼小者與老人。規定之口糧每日僅有兩塊馬鈴薯與爲量極少之大麥粥。被禁於營內之農民無水可飲，奉命用雪解渴。營內死亡率每日達二十五人至三十人，營內之人，倘有三五成羣，德軍不加警告即向此成羣之人掃射。在波爾塔發州培累茲尼雅基村中，德軍指揮部張貼佈告稱：當地居民凡未出發工作者，當受槍斃之處分。爲佔領軍擄去之成千成萬和平居民，不僅在家鄉附近担任強迫勞動，且更被驅至德國遠後方，在餓死之威脅下，爲德國地主服役。僅就斯摩稜斯克州伊里英斯區之盧盛納、塞索奔、利波羅茲科耶、利羅萊夫什飲那、亞什切廖夫什飲那各村而言，即有證據去担任強迫

房之難首者爲屋，皆一去無蹤。十二月二十二日，當德軍開進莫斯科蘇維埃區高羅得區羅佛村時，德國當局集合全體民衆，挑選男子及壯健之女人，隨即解至深遠之後方。德軍退却時，將茲維尼高羅得區歐索佛村、科佛村、芬科佛村之居民，暨索爾納奇諾高爾斯克區耶希波佛村之居民，一律驅往其後方，並於事前先將所有各該村一律縱火化爲焦土。在目前已自德軍餓階下獲得解放之莫斯科、喀利寧、圖拉及奧勒爾各州中其他許多村莊，亦發生同樣之事件。德軍自烏克蘭哈爾科夫州謝夫齊科區庫多雅羅、諾維、利曼及其他許多村莊退却時，亦將各該村夷爲平地，將所有壯丁一律帶走。

德軍在蘇維埃各城市中，亦實施強迫苦役與集中營之制度。如佔領基輔以後，德軍即驅使所有平民服役，凡年齡在十一歲至六十歲之間者，不問職業、性別、健康狀態，亦不問屬何民族，一律強制執行。凡不能起立之病人則由德軍課以罰金，每日罰銀五十盧布，直至到場工作爲止。在烏克蘭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另一比雅提哈特卡城中，德軍驅使所有民衆從事強迫工作，以修補道路，逼迫人民每日工作二十小時，並不供給飲食。老人與婦女，因精疲力盡而倒下者，即遭槍斃之痛擊，在嚴刑與槍斃之威脅下，迫其不顧一切而工作。

佔領軍在哈爾科夫蓋設特別監獄當地烏克蘭知識份子。十一月五日，下令所有刺人統應至謝

共處對錢幣內置。當刺入集合時，即爲德兵所包圍殺於事前。潛散擁擠之鐵道經塞河邊地邊海

德黨政府定所有佔領區中，以地方法西斯統治者之資格自希特勒匪黨中扶植種種奸雄惡棍，彼等蔑視一切民主權利，及人民之一切民族特徵，而欲使一切日爾曼化，並剷除一切心懷不滿之人。德國當局極力消滅在蘇維埃國家中繁榮盛昌之各共和國——烏克蘭、白俄羅斯、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摩爾達維亞——之一切生存形跡。德國強盜深知此類蘇維埃共和國，爲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愛沙尼亞人、及摩爾達維亞人再生，爲各該共和國人民民族文化之廣泛發展，已完成偉大之工作，所遵循之路線正與生活於蘇聯友愛的公社中之所有各民族人民所遵循者毫無二致。愚笨之法西斯，亦將恍然大悟：欲使此各民族人民日爾曼化並鎮壓之，決不能有所成就也。德國強盜對愛好自由之俄羅斯人，及對愛好自由之烏克蘭、白俄羅斯、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及摩爾達維亞各族人民，均表示無限之憎恨。無論如何，一經德國佔領隨即發生烏克蘭、白俄羅斯及其他民族文化之橫遭摧殘，民族紀念碑、學校、文獻之任意破壞，對於無論屬於何種民族之人民，一律實施壟斷之日耳曼化，凡此種種，其合乎犯罪之規律，正與森淫擄掠、殺人放火等耳。

風聲露無遺。

德國強盜對俄羅斯文化實行惡毒之摧殘時，將德國海西斯之純淨寧靜無恥與汪達爾人財寶作風聲露無遺。

德軍佔領舉世聞名之雅斯那雅·波利安那，歷一個半月，人類最偉大的天才之一，利奧·托爾斯泰，即誕生於該地，並在該地從事創作者也。此紀念俄羅斯文化之光輝聖地，已於十二月十四日，由紅軍部隊將德國強盜肅清而加以解放。此聖地會遭納粹汪達爾人之蹂躪與玷污，最後更實行縱火。偉大作家之陵墓，亦遭侵略軍毀壞。與利奧·托爾斯泰之生活及創作有關的無可補償之遺澤——最珍貴之原稿、書籍、繪畫——非為德兵竊去，即被拋棄搗毀。博物館館員，請其勿再使用偉大作家私人傢具與書籍充暖屋之燃料，並謂有柴薪可用，孰料德國軍官什華茲克答稱：「吾人不需要柴薪，吾人欲將與汝等之托爾斯泰名字有關之一切完全付之一炬」。

十二月十五日，蘇軍解放克寧城時，發現偉大俄羅斯作曲家查科夫斯基曾在其中生活並從事創作且已由蘇聯闢為博物館之一屋，會遭納粹官兵之蹂躪與劫掠。厚顏無恥之佔領軍，竟在博物館之屋內設立機器腳踏車庫，並使用原稿、書籍、木器及博物館中其他展覽品，以充該機器腳踏車庫生火取暖之燃料，並有若干展覽品為德國強盜隨手竊去。納粹軍官如此胡作胡為，明知係在愚弄俄羅斯文化最顯赫之紀念碑也。

德軍藉佔伊斯特拉城時，將軍火站設於以新耶穌撒冷著稱之舉世聞名的古代俄羅斯寺院內，該寺院建於一六四四年，十八世紀又由偉大建築師拉斯特累利與卡薩利夫重修。此新耶穌撒冷寺院，乃俄羅斯人民卓異的歷史與宗教紀念碑，並以最偉大最美麗的建築物之一聞名於世。然德國法西斯殺人犯自伊斯特拉退却時，仍不免將新耶穌撒冷寺院內之軍火站炸毀，使俄羅斯教會歷史中無可補償之紀念碑化為一堆廢墟。

其他為德國汪達爾人所搗毀所褻瀆之蘇聯各族人民無可補償之文化紀念碑，吾人應列舉：烏斯爾康納夫城中偉大烏克蘭詩人達拉斯·謝夫青科之紀念碑，暨提赫文城中偉大俄羅斯作曲家利昂斯基·科爾薩科夫之紀念堂，在達于羅格之舉世聞名的俄羅斯大作家契索甫之紀念堂，及寫佔領軍橫加破壞之其他無數紀念碑。

德國強盜在蘇維埃各共和國之佔領區中，橫行霸道，無法無天，以種種方式干犯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愛沙尼亞人、摩爾達維亞人，暨居住蘇聯之其他民族個別人物之民族感情，當德國強盜迫其受血腥之洗禮時，亦似之受同樣之迫害與陵辱，即猶太人、喬治亞人、亞美尼亞人、烏茲伯克人、亞塞爾拜疆人、塔吉克人，暨在蘇聯境內出類拔萃之友愛感情與協力合作，打成一片之蘇聯其他各族人民是也。